

黄鹤峰 著

Chief Seattle's Prophecies

西雅图酋长的 谶语

一百五十年前，西雅图酋长用长诗般的演说揭露了自然与人的关系；
今天，一个玛喀族印第安青年走出部落到大学求学，踏上寻找复兴
部落传统文化之路；
小说通过印第安青年的生活轨迹，展示了玛喀人捕鲸的传统和独特
的印第安文化。

**以西雅图酋长诗一般的演说，贯穿全篇，
传达出印第安人灵魂的诉求和悲壮的心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雅图酋长的谶语



黄鹤峰◎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雅图酋长的谏语 / 黄鹤峰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08-2204-9

I. ①西…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9381 号

西雅图酋长的谏语

作 者 黄鹤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2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204-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小说《西雅图酋长的谶语》是北美华裔女作家黄鹤峰的新作，有幸得到她的样书，先睹为快。对于在西雅图生活多年的我来说读来分外亲切，感触颇多。有关研究和描写印第安人的著作很多，但华人作家学者涉及者可说是寥若晨星，尤其是有关西雅图地区印第安人的作品，《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尚属首部，难能可贵。

黄鹤峰于1997年移居西雅图，随即被这里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和历史传说深深吸引，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于是便着意搜集相关资料，积极参与他们的各种传统庆典活动，接触他们，了解他们，为她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特别是当她读到印第安酋长西雅图的宣言《西雅图的天空》时，更坚定了她的创作信心，明确了创作的宗旨，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她说“我应当为他们发声”。

西雅图酋长的宣言，那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1854年，当时美国政府向当时统领普吉海湾六个部落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买州（华盛顿州），并将印第安人迁居到划定的保留区。酋长西雅图深知他们大势已去痛苦无奈，但凭着他的智慧，才略和本着民族的尊严，昂然质问“你们怎能买卖天空，土地和温柔羚羊的奔驰？倘若空气的清新和水的涟漪并不属我们所有，我们如何卖给你们？当野牛已经死尽，你们还能把他们再买回来吗？”他告诫人们“把母亲大地，兄弟天空当作可以买卖的东西……如狼犬一般地把富饶的大地吞食，徒留荒漠”。

他发自肺腑地呼求人与人，人与大自然要和谐相处，因为万物都属同一呼吸。

他坚信并坦言，“我的话像永不坠落的繁星”。他的宣言，时至今日仍令人振聋发聩，发人深思，“丛林哪里去了？老鹰哪里去了？”今天美国西北重镇——美丽的西雅图市就是以这位印第安酋长之名命名的。

《西雅图酋长的谶语》主要通过两代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浪漫现实、动人凄美的爱情故事，和当今印第安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如何传承他们祖先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理念，维护他们一片神圣大地，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西雅图酋长宣言的普世价值。

印第安青年卡第斯肩负着部落的重托和未婚妻西西的期待到华盛顿大学求学，不久结识了白人姑娘金娜，不知不觉地被她那西方文明潜移默化着；对印第安人文化历史充满好奇的金娜对卡第斯产生了好感，彼此吸引，日渐生情。卡第斯在金娜的支持和帮助下，让部落的夙愿成为现实，通过多方周旋，终于获得了中断70多年的捕鲸权。这就是现实中的1999年春天，我们所目睹的独木舟围捕追杀大鲸的壮举。正当部落紧锣密鼓，欣喜若狂地谋划捕鲸大计时，卡第斯却要发誓遵守秘密，不可将捕鲸日告诉金娜，更为严酷的是面对立下海誓山盟的未婚妻和热恋中的金娜作出最后抉择。实质上他面对的不单纯是严规和爱情，而是西方文明与印第安传统理念的交战，他落入了多重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捕鲸开战当日卡第斯带领金娜来到一处临海悬崖，以便领略族人捕鲸的雄姿风采。面对令人陶醉的奇美风光，他们忘情相吻，旋即双双飘向大海。是喜剧？是悲剧？耐人寻思。

尼尔是小说着重描写的另一个人物，可以说他是当代印第安青年的代表，他出生于捕鲸世家，父亲丧生于一次冒险捕鲸中。尼尔自小是在听祖父讲述族人祖先的传奇故事中长大的。大海母亲养育了他，给了他强壮的体魄，坚忍的毅力和过人的智慧，使之成为一个有魄力，有理想，掌握部落实权的头人。印第安人的文化理念于他刻骨铭心。他眷恋自己的故土，渴望与大海，山林共存，在大自然中自由呼吸。他不愿看到族人的衰落颓败，努力呼唤族人的心灵活力。他立志要像父辈一样成为捕鲸英雄，努力不懈跟祖父学习制作各种捕鲸工具，如独木舟，鱼叉和桨等，渴望

有朝一日能重返大海捕鲸。为此选送卡第斯去华盛顿大学读书。1920年美国政府颁布捕鲸禁令，不仅使印第安人失去了生活的重要依赖，更使他们失去了勃勃生机，因为捕鲸是他们与大海维系的纽带，也是他们张扬与大海搏击的魅力所在。他们视成为捕鲸队员为骄傲，是展现男子汉的英雄本色的疆场。重获捕鲸权的佳音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之火，催促年轻人去冲击去驰骋。1999年的捕鲸壮举凝聚了他们几代人的心血和梦想，表达了他们对大海的礼赞，也向世人展现了印第安人的传统魅力和英雄豪情。

尼尔虽然清醒地意识到印第安部落趋向式微是难以挽回，但他牢记祖先的遗训“这土地的每一部分于族人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山腰，每一个山谷，每一片树林与林中空地在我人民的记忆与经验中都属神圣。这土地富含着我们族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河川是我们的兄弟”，他深知他肩负着维系和传承印第安文化传统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可谓任重而道远，但又能够多远呢？

西雅图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她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逶迤曲折的海湾，可谓九湾大八滩，湾湾都有景，滩滩都有宝。不仅可以探海扬帆，也可钓鱼，捕蟹挖蚌。

西雅图四周的大山风光旖旎，顶上白雪皑皑，脚下山花烂漫，如雷尼尔雪山，是登山者的酷爱，是旅游者的必到之地，她在华盛顿中的倒影，奇美如画，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火山圣海伦是探险家的至爱，也是游客向往的探幽胜地，加上迷人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许多海中的小岛令人遐想，如圣欢岛，至于奥林匹克岛上四季迷人的美景奇果，美不胜收更令人垂涎。西雅图市内的人文景观也同样令人着迷，如西雅图市的地标宇宙针，登上顶层可以远眺四周山峦，俯瞰波光粼粼大湖小河。小城伊萨会每年十月的鲑鱼节吸引了众多游客涌往，观看鲑鱼为回游产卵生死搏斗的壮烈场面，令人动容，联想到母亲的伟大。那儿还备有各种美味的鲑鱼供享受，更难置信的是市内还有一尊列宁铜像，它是斯洛克，著名雕塑家闻可夫十年精心之作，当然也不会忘记光顾星巴克咖啡的诞生之地的正宗意味。

上述一切小说中均有详尽，生动，精彩描写。《西雅图酋长的谶语》值得一读，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印第安弟兄，呼唤我们保护大地山川。企盼我们热爱西雅图，欢迎远方朋友来西雅图揽胜探幽。

万莹华

2012年10月1日

引 子

那悠悠岁月里
对我们祖先挥洒慈悲之泪的天空
貌似永恒，转眼可以改变
看它碧空如洗
瞬间竟成阴霾

19 世纪 50 年代，较大规模的与美洲土著人的战争基本结束，欧洲人向着北美西部全面扩张。美国西北部也已兴建了码头和城市，住着不少的白人。美国政府向当时统领浦秧海湾六个部落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买地设州，并要求所有印第安人，像其他地方的部族一样，搬到为他们划出的保留区去居住。

我的人民问我
白人所要买的究竟是什么？
那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你们怎么能够买卖天空
土地的温情和羚羊的奔驰？

如果清新的空气和水面的涟漪
并不属于我们
我们如何卖给你们？

当野牛死尽

你们还能再把他们买回来吗？

当然，西雅图酋长深知，那“买”的意义：

复仇者已经向印第安人走来

无论他转向何方

都会听到残酷的毁灭者坚定的脚步声

他也做好了准备，接受难逃的劫数

犹如受伤的母鹿听到猎人渐近的足音

当时在华盛顿州的准州长史帝文斯，向汇聚而来的印第安人宣布要买他们的土地后，高大威武的西雅图站立起来，手指苍天，用高亢的声音发表了一篇发聋振聩的悲壮演说：

丛林哪里去了？砍完了！

老鹰哪里去了？消失了！

看不见奔驰的野马，向狩猎的日子说再见

那还叫生活吗？不！

那是人生的结束，偷生的开始

他阐述了天地万物的一体性、神圣性，以及人与人、人与地球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希望人们不要对自然予取予求、贪婪无度。他震撼人心的话语，在当时引起过一些人的注意，被亨利·史密斯博士所记录，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但对忙于开发资源的人们来说，那只不过是像从耳边刮过的一阵风，并不引以为然，

更不往心里去。

四处掘金取宝的欧洲人，在“发现”广袤富饶的美洲新大陆后欣喜若狂。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千年的参天大树、遍地的野生动物，使他们眼里闪出蓝莹莹的光。所到之处，谁先插上旗帜，土地就属于谁。他们滥砍乱捕，以为这里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甚至为了娱乐而去射杀动物。酋长告诫道：

如果兽类尽失，人类亦将寂寞而死
发生在兽类身上的，必将发生在人类身上
因为万物都属于同一呼吸

白人若继续污染自己的床
有一夜将会在自己的秽物中窒息

我的话，像天上的星辰永不坠落！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地球的环境终于恶化到了使人无法回避的地步，在保护自然的呼声喧嚣尘上之时，重新聆听萦绕于耳的西雅图酋长的声音，不禁令人汗颜。认识到了他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就有那样的真知灼见。他的声音，一时间传遍了全美国。

在大自然的惩罚面前，人们惊异地发现，曾被认为“未开化”民族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禁忌或行为，对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其实是极具智慧的。他们与大自然是鱼与水的关系。所谓“现代的环境生态理念”，印第安人也早已在身体力行。如同当年欧洲的哥伦布宣布发现新大陆，而实际上，千百年来，这片大陆已经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发现”之说，被本土印第安人质疑，难以避免。沉寂了几个世纪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价值和贡献，重被世人关注。

赤脚的我们
更能感觉到有情泥土的触摸
因为这泥土富含着我们族人的生命

尼尔和卡第斯坐在崖顶的一块巨石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这里是美国本土的西北角，再往北就是近在咫尺的加拿大温哥华岛，海湾的水域中间，是两国的分界线。

在这个冬日的下午，细雨刚过，从黑云奔走的间隙，太阳像利剑一样，向大海散射下万道金黄色的光芒，衬着铁灰色的海天，显得铿锵有力。

他们长时间默默地听着风过山林、浪击礁石发出的老朋友般亲切的声音。呼呼的强劲松涛，伴着惊涛拍岸在空谷里的回响，间或夹杂着海鸥尖细的叫声和海豹粗重的噪音，组成了一曲大自然雄浑壮阔的乐章。

尼尔在遇到重大事情时，喜欢坐在这个被称做海角的地方，用心地倾听着天籁之音。在这里，可以细致地观赏白头鹰翱翔的英姿：有时它舒展开自由的翅膀，轻松地在天空中滑行，偶尔不慌不忙地煽动几下；有时它停立在悬崖的树梢，用犀利的目光向四处观望。它们沉着冷静，一举一动，即使只转一下头，收一下翅膀，都能让人感觉到它威猛和强大的力度。他们不像海边欢快的沙鸟们，伴着飞快的脚步，细脖以相同的频率伸缩着，嘴忙个不停，一边啄一边还“叽叽吱吱”唱着歌，所过之处留下了一溜浅而清晰的足迹。

一对交颈的黑色海鸟在礁石上站立着，有一只兴之所至，展开它健美的大翅膀，

迎着强劲的海风，长时间接受着自然的洗礼。

尼尔觉得那儿的风给他以抚慰，浪使他的心宁静。置身于这片曾养育过无数祖先的海天山林中，他的大脑好使得似有神助。

在晴朗又没有雾霭的日子，那里还能看到远处大洋中的一座小小的、不起眼的岛屿。那是尼尔心中的圣地。在那里，他的生命在无意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蜕变，被注入了一股神秘的力量。那一瞬间，似在火石电光的作用下，他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在原住民的习俗里，当人成年后，如果不知道或者难以决定自己该做什么，就独自到大山里去待上一段时间，从大自然中获得启示、寻找答案。尼尔长大后，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是在无意中，沉睡的灵性被激活的。灵的路被打通后，他得到了自己力量的源泉。

卡第斯在华盛顿大学读书，马上就要拿到历史系的硕士学位。是部落里出资让他去读书的，他也将成为他们部落里拥有最高学历的人。

尼尔是部落里有实权的头人，也是他的好朋友。这次，卡第斯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部落争取恢复捕鲸的请求被批准了！

这是被禁70年后的第一次。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打电话回去有失庄重，于是马上开车往回赶。从西雅图市回奥林匹克半岛的家，直接坐轮渡到半岛北部，路途要短得多，也快些，不要往南边绕个大圈子。那一天，在等轮渡时，他巴不得自己长一对大翅膀，好快一点飞到家，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尼尔。

这是他们族里的一桩大事，它将给了无生气的部落注入一股生机。也将找回曾经辉煌过的祖先，以及残存于他们血液之中激情的记忆。而他在促成这件事中，无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欣慰自己可以出这份力，为部族生存环境的彻底改善，为自己心有所系和报答尼尔的知遇之恩，他都应当为此竭尽全力。

“你的消息可靠吗？不要让我们又空欢喜一场。”尼尔还是有点不放心。

只有卡第斯看得出来尼尔很兴奋，因为尼尔的眼睛在闪闪发亮。他是个意志坚定而内敛的人，平常他的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这次是个例外，毕竟几代人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使人不得不产生亦梦亦幻的不真实感。这难道怪得了他吗？多少次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希望，像彩霞一样的美丽，但都转瞬即逝了。

“这次肯定没问题！是金娜直接从一个议员那里打听到的。一个月之内，就会得到书面通知。”

卡第斯充满了自信，因为金娜是他的同学，又对印第安文化非常有兴趣，为他们捕鲸议案的通过，出了不少的力。她是人类学系的学生，曾经参观过一些印第安人保护区和博物馆，写过有关印第安部落活动的报道，并几次向卡第斯表示希望采访尼尔。可尼尔觉得她不过是猎奇好玩、哗众取宠罢了。不是想要了解他，或根本不能够真正了解他。他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让人随便耍弄。

卡第斯担心的是另外的问题：

“离开春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作准备，你想好了吗？这可是你的第一次……”

卡第斯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尼尔的父亲就是去捕鲸时葬身大海的。

尼尔有些激动地打断了卡第斯：

“在我的心里，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我不信，先辈做到的，我们会做不到！”

尼尔把双手指关节捏压得“叭叭”作响，以此释放积攒在体内、冲撞着他的过多的能量。他像一位经过长期厉兵秣马的将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跃马挥戈，去冲锋陷阵。

“我相信你！”

卡第斯从身边摸起一块小石头，奋力掷向大海。这么高的崖顶，几乎还没看见石头激起的水花，就被海浪吞噬了。

卡第斯脑子好用，却不像尼尔那么刚毅、壮实、有力。几年的读书生涯，使他有几分温室里的白净。特别是最近以来，他跟城里人学，用发胶把黑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让从小一起长大的尼尔看不入眼。今天，尼尔见到他，先是一愣，

马上伸手搥他一拳，接着在他的头上捋了捋，骂道：

“像什么呀你，假人似的。呸！”

卡第斯不好意思地“呵呵”干笑了两声，用手理了理弄乱了头发。

他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这不但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粗线条的尼尔，恰恰需要聪明精细的卡第斯做他的军师。他们之间互相理解，言语不多却配合默契。

“金娜想知道什么时候捕鲸，她好来这里看捕鲸队的英雄们，怎样把那条大鲸鱼弄上岸。”

“明年捕鲸，要做好保密工作，越少人知道越好。包括族里也一样，更别提外人了。事后，随他们怎么说。”

卡第斯知道尼尔做的决定有道理，他是怕节外生枝，捕鲸的事又要泡汤。什么绿色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海洋什么组织，如果出来干涉，很难说又会有什么变故。

嗨！当欧洲人肆意滥捕的时候，怎么就没个组织出来制止？要知道欧洲人以谋利为目的，继续用坚船火枪贪婪无度地捕鲸时，美洲的印第安人已被禁捕了几十年。尽管他们用的只是原始的独木舟和长矛，每年捕有限的几只鲸鱼，作为他们传统的食粮。适当的捕猎，是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一个环节，而过度的行为，才是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敬畏大自然，爱护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

对我们来说

野兽的生命与人一样宝贵

只是为了生存

我们才猎杀他们

直到鲸鱼要被捕尽了，人们才抛出法律，全球禁捕。世代居住在海边的印

第安玛喀人，成了禁止捕鲸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以鱼为主食，鲸鱼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毫不浪费，都被他们充分利用，做到物尽其用。

“但是，金娜也不能例外？”

“又是那个白妞！你本事不小啊！是不是勾搭上她了？可人家是真心跟你好的吗？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我们说好了的，读完书，你可得给我回来！再说了，西西还在等着你呢！”对男女间的关系，当事者迷，旁观者的感觉是敏锐的。尼尔有点生气地提醒着自己的朋友。

“我知道！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起誓，不告诉她！”

“好吧，我对太阳光起誓，不告诉金娜捕鲸的日子。如果违背诺言，就让我死在这里！”

卡第斯并不是成心要背叛自己的朋友和恋人。他为被朋友误解他而不快，便仰起头，手指太阳，带有几分赌气意味而发了毒誓。

“山海草木土石可都听见了，它们都可以作证！神灵们是有威力的。”尼尔并不领情，只严肃地加重了语气。

卡第斯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心慌乱地悸动着，隐隐地掠过一丝不安。继而神志恍惚，他混沌中的某一点被触动了，人也虚空了似的。

他想，自己真的有点爱上金娜了？他不确定。在都市里，他老觉得浑浑噩噩的。那是城市里的噪音和混浊的空气造成的。他切身感到了：

白人城市没有一个地方
安静的可以让人听到
春叶的舒展
和昆虫振翅的动人声响

只有回到村里，他才同从前一样，大脑清晰管用。能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是好朋友，他喜欢金娜，金娜对他也很有兴趣。但他觉得自己对金娜，更多的是怀有一份感激，因为她帮过自己很多忙。如果尼尔不提，他倒没往那方面想过。他们才认识不久，感情会有多深？抑或仅仅是自己的自作多情？

仔细想想，不知不觉中，金娜真在改变着自己：包括去咖啡馆喝咖啡，习惯于早上冲澡，用发胶等，都是在迎合着她的好恶、她的生活习惯。开头还别扭了一阵，但他很快便坦然了，还不时对着镜子看一看，梳理一下头发。

在家乡，对一个人的看法和好感，与城里人是不同的。村里人互相知根知底的，评价一个人，主要看品质，外表是其次，过得去就行。如果哪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过于注重梳妆打扮，定招人耻笑，说他有病。

莫非自己真的在不知不觉中，让不该发生的一份感情迷了心窍？不管怎样，看来真该悬崖勒马了。

二

卡第斯是在一次上大课时，认识金娜的。

那天，金娜与他相邻而坐。他有点紧张，把自己的手臂和腿刻意地往座位里缩缩，好像害怕侵犯了她似的。其实，卡第斯对她的第一感觉是异样的，觉得她对自己有很强的亲和力，亲近得在寻找座位时，一眼看到她就被吸了过去，甚至克制不住地要对她说出来。

是金娜先坐在那里的，卡第斯才鬼使神差，在她边上坐了下来，并用眼角多看了她好几眼。卡第斯的窥视，使金娜有所感应似地放下笔记。当她抬起头来看他时，恰好抓住他的目光。尴尬的他微微地一笑：

“嗨！”卡第斯不得不开口打个招呼。

金娜善解人意，大方地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嗨！我叫金娜。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

她的随意，使卡第斯顿时轻松下来。

“我叫卡第斯，从奥林匹克半岛的印第安人保护区来的。”

卡第斯低下头，不好意思再看她，只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问題。他庆幸金娜不但不恼他，还这么亲切友好。如果因为自己偷看人家，被一眼瞪回来，那他要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他很少这么去看女同学，尤其是白人姑娘。他可不想给人作践自己的机会，真不知道自己那天是怎么了。

没想到，听到这个答案，金娜马上从礼节性的热情，立时蹿倍增长：

“很高兴认识你！”

金娜热烈地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让他有点措手不及。